

沈銘彝與其收藏之懷素〈自敘帖〉 水鏡堂拓本^{*}

劉宜璇^{**}

提 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懷素（活動於八世紀後半）〈自敘帖〉墨跡卷為書法史上之名作之一，文徵明（1470-1559）約於嘉靖三年（1524）依〈自敘帖〉墨跡卷製作了水鏡堂刻石。本文關注的即為作為嘉興文化望族一環之沈銘彝（1763-1837），以及其所整理、修復的〈自敘帖〉水鏡堂拓本，又被稱為沈銘彝本。

文章首先梳理沈銘彝家族為嘉興當地名門望族，人才輩出，沈銘彝結識許多當時有名之金石鑑賞家、收藏家，且對書畫、金石、拓印皆有收藏及研究。沈銘彝本為諸多〈自敘帖〉水鏡堂拓本中製作精良者，內容豐富，有著諸多清人之題記及鈐印。沈銘彝如藏書家般將沈銘彝本修復為線裝書，並為之加註。再透過沈銘彝日記梳理沈銘彝發現沈銘彝本之時間及經過、沈氏對沈本之評論，並還原出了沈本原有之可能面貌。

關鍵詞：自敘帖、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收藏史、嘉興

* 收稿日期：2023年3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1月10日

本文能得以完成，要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盧慧紋教授、謝明良教授、黃蘭翔教授、施靜菲教授、陳韻如教授、邱函妮教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高明一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熙遠研究員，以及藏家提供珍貴的藏品。求學階段感謝建國工程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之獎助學金。感謝許凱翔、楊肅毓、蔡嵐婷、謝仁晏、何幸真、洪詩惠、吳昌峻、趙子杰、劉子君、廖容慈、杜冠穎、張舜翔、郭允中等學友協助檢校增修。修改過程中，特別感謝唐寧學友幫忙蒐集材料、多次的來回討論，並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最後感謝兩位審查人細心審閱並指出初稿行文上之諸多缺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藏唐代懷素（約活動於八世紀後半）〈自敘帖〉（以下簡稱〈自敘帖〉墨跡卷）（圖1），從引首至拖尾題跋全長達1,527公分，附有宋、明，以及清代的文人、收藏家及皇帝等的題跋、鈐印及觀款，流傳有緒，為書法史上之經典巨作之一。約於1930年代始，針對〈自敘帖〉墨跡卷之作者是否為懷素引起了學界的諸多討論，學者們梳理了此書作之狀況、真偽、流傳、影響、書史上之定位，以及相關拓本之傳播，使得關於此卷各方面的研究都得以推進。¹ 2004年，由中華書道學會主辦的「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研討會」，專家學者們從〈自敘帖〉墨跡卷之作者、裝裱形式、流傳經歷、書風筆法等不同議題分析研究此卷，也激發了更多討論、交流，或是歧見。²

〈自敘帖〉墨跡卷在宋代即有製作刻石的記載，在明代時頗受藏家推崇，其中由文徵明（1470-1559）所製作的水鏡堂刻石頗富盛名。³ 約於嘉靖三年（1524），文徵明依據〈自敘帖〉墨跡卷製作了鉤摹本，並請章簡甫（1491-1572）刻石，因石藏長洲陸氏（陸修，約活動於十五世紀後半到十六世紀）水鏡堂，是為水鏡堂刻石，而此刻石亦被評為刻製佳者。⁴ 今存水鏡堂拓本數量仍多，其中有可能拓

- 1 〈自敘帖〉相關研究參見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臺北：蕙風堂，2003）；王裕民，《假國寶：懷素自敘帖之研究》（臺北：桂冠，2003）；李郁周，《懷素自敘帖鑑識論集》（臺北：蕙風堂，2004）；何傳馨、城野誠治撰稿，下野健兒、林煥盛、浦思棠（Donald E. Brix）翻譯，《懷素自敘帖檢測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再刷增修版）（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有關〈自敘帖〉之研究簡史參見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31-37；傅申，《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臺北：中華書道學會，2004），頁貳-1-26。
- 2 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之後傅申比較了〈自敘帖〉墨跡卷、〈自敘帖〉流日半卷本以及〈自敘帖〉契蘭堂本，從筆畫之角度、長度、粗細、飛白，還有筆法、行款之連貫、文字之誤倒，認為〈自敘帖〉墨跡卷非懷素所書，實為北宋之映寫本，參見傅申，《確認〈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從〈流日半卷本〉論〈自敘帖〉非懷素親筆》，收入氏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頁326-375。
- 3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53-65；何傳馨依〈自敘帖〉墨跡卷題跋及相關文獻記載，梳理〈自敘帖〉在明代的流傳經歷，突顯了〈自敘帖〉在明代之重要性。何傳馨，《懷素自敘帖在明代之流傳及影響》，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661-684；何傳馨，《故宮藏懷素自敘帖墨跡本及相關問題》，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頁拾-1-28。
- 4 何傳馨，《懷素自敘帖在明代之流傳及影響》，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頁661-684；何傳馨，《故宮藏懷素自敘帖墨跡本及相關問題》，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頁拾-1-

自原石者，亦有後世所製作的翻刻本，品質參差不齊，真偽參雜。而由謙受堂所藏的一本水鏡堂拓本，製作精良，因曾為清人沈銘彝（1763-1837）親自重裝、整理、題記並鈐印，因此又被稱為沈銘彝本（以下簡稱沈本）（圖2）。此拓本即為本文所著重討論的材料之一。

李郁周及傅申皆曾發表過多篇有關於沈銘彝及沈本之相關研究。李郁周梳理了沈銘彝生平、沈本之內容、其遞藏經過及其中的題記、鈐印，並將沈本與另一本〈自敘帖〉水鏡堂拓本，孫沐（約活動於十六世紀）本相互參照，推得水鏡堂拓本之完整面貌。⁵在論及沈本與〈自敘帖〉墨跡卷之關係時，李郁周認為沈本是極精的翻刻拓本，非水鏡堂刻石之原拓本。⁶而傅申認為沈本為原拓本，並依據沈本還原出水鏡堂刻石之原貌，說明在上石時，文字行間多有挪讓、減省印章等的細節，還將沈本與〈自敘帖〉墨跡卷的筆畫、文字結構做比較，得出與李郁周不同的結論，即沈本之母本為〈自敘帖〉墨跡卷。⁷雖兩位學者對沈本之認定不同，然透過沈本，仍能補充許多〈自敘帖〉複製品在十九世紀江南地區之流傳具體樣貌及對於該時期收藏史的認識。

〈自敘帖〉墨跡卷約於乾隆十三年（1748）成為清宮收藏，然在宮外仍可見多件〈自敘帖〉拓本及〈自敘帖〉水鏡堂拓本的製作及流傳。⁸李郁周整理了從宋代至清代，共9件懷素〈自敘帖〉各種刻石或拓本之記載，亦整理了明代至清代，共16本〈自敘帖〉水鏡堂拓本之記載；2019年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的「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特展」也展出了3件〈自敘帖〉水鏡堂

28；（宋）朱長文，《墨池編·下》，收入《藝術賞鑒選珍》（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明萬曆刊本影印），卷6，頁942。朱長文《墨池編》經明人薛晨（活動於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改竄，因此添加了明代相關史料，見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114。

- 5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107-111；李郁周，〈曲水何人？孫沐是也〉，收入氏著，《懷素自敘帖鑑識論集》，頁57-60；李郁周，〈水鏡堂本〈自敘帖〉刻拓二種〉，收入氏著，《中國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蕙風堂，2020），頁32-39。
- 6 李郁周，〈故宮本〈自敘帖〉是蘇液本〈自敘帖〉的摹本〉，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頁陸-20-21；李郁周，〈水鏡堂本〈自敘帖〉刻拓二種〉，收入氏著，《中國書法研究論集》，頁36-39。
- 7 傅申，〈沈銘彝本〈自敘帖〉密碼——解故宮墨跡本即水鏡堂母本之疑〉，收入氏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頁306-325。
- 8 〈自敘帖〉墨跡卷入清宮之時間可參見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79-83；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頁218-223；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再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9），頁13。

拓本，可見〈自敘帖〉的傳拓在明清兩代之盛行。⁹ 今對於這些〈自敘帖〉水鏡堂拓本之個別完整樣貌、遞藏經歷、對後世之影響或是從接受史的角度去談論這批拓本，仍有許多未明之處。在論及〈自敘帖〉墨跡卷之作者是否為懷素、〈自敘帖〉的諸多複製品、水鏡堂刻石之原貌，以及沈本是否為根據〈自敘帖〉墨跡卷所摹製時，沈本多次被學者們論及，進而引起筆者之注意。¹⁰ 過去藝術史學界多關注於沈本，對沈銘彝僅有概略的介紹，然沈銘彝家族實為嘉興文化望族之一環，多與地方望族結為親家，並結識許多嘉興在地文人。¹¹ 然何以沈銘彝會特別關注〈自敘帖〉拓本，甚至還親手整理其所收得的〈自敘帖〉拓本，以及沈銘彝對此拓本之理解及評價為何，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問題。

本文旨在透過討論沈銘彝與沈本，來填補目前此相關研究之空白。文章首先梳理沈銘彝家世、其生平背景、交友圈，以及書畫文藝，接著說明沈本之現況、沈銘彝整理沈本之時間點及經過，還有對其之定位。期能更多面向地了解沈銘彝，補充對該時期〈自敘帖〉拓本之流傳現象、後世對其之理解，以及收藏史的認識。

-
- 9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 53-65、107-124。「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特展」還展出 3 件收入清代叢帖之〈自敘帖〉拓本，分別出自《契蘭堂法帖》、《綠天庵帖》及《蓮池書院法帖》。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22-61。筆者亦參與「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特展」之籌備，負責撰寫沈本之作品簡介。劉宜璇，〈懷素〈自敘帖〉水鏡堂刻本（沈銘彝本）〉，收入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22-31。
- 10 傅申，〈沈銘彝本〈自敘帖〉密碼——解故宮墨跡本即水鏡堂母本之疑〉，收入氏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頁 306-325；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 119、124；李郁周，〈故宮本〈自敘帖〉是蘇液本〈自敘帖〉的摹本〉，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頁 20-21；李郁周，〈水鏡堂本〈自敘帖〉刻拓二種〉，收入氏著，《中國書法研究論集》，頁 36-39。
- 11 沈氏之相關研究參見陳淵斐，〈沈銘彝「竹岑札記」非書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一誤〉，《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 年 4 期，頁 16-18；王健，〈居鄉之苦：《沈竹岑日記》所見「道光蕭條」與江南鄉村社會〉，《江海學刊》，2013 年 6 期，頁 156-161。〈沈銘彝「竹岑札記」非書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一誤〉一文篇幅雖短，但詳列藏於大連圖書館《竹岑札記》之內容標題。王健〈居鄉之苦：《沈竹岑日記》所見「道光蕭條」與江南鄉村社會〉則簡要介紹沈銘彝家族、生平及其日記，《沈竹岑日記》。王健從日記內容看十九世紀早期江南的生活蕭條及社會的動盪，對沈氏所處的生活環境，能有具體的了解。有關於沈氏家族在嘉興之社會網絡參見（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石印本影印），冊 19，卷 2，頁 454；葛金根，〈錢鏡塘捐贈致徐同柏父子書札〉，《收藏家》，2019 年 1 期，頁 77-82；葛金根，〈嘉興博物館藏沈銘彝致張淮信札六通〉，《嘉興學院學報》，32 卷 4 期（2020.4），頁 21-27、72。葛金根從藏於嘉興博物館八封沈氏寄予親戚友人的書信，以及其他相關信札，梳理了與沈氏家族相關，嘉興地方望族彼此之間之往來和對金石碑學之研究貢獻。

二、沈銘彝家世及生平背景

沈銘彝在其所處的年代，非重要收藏家或鑑賞家，然其家族作為嘉興文化望族的一環，書香門第，人才濟濟，與當時許多知名文人及金石學家皆有來往。本節主要透過相關文獻、沈銘彝之著作及日記，梳理沈銘彝家世、其人際關係以及書畫文藝，以填補過去對其之不了解。

（一）沈銘彝家世背景

沈銘彝家族可追溯至元代，長年耕耘於嘉興，對地方多有建設，推動教育，並設立私塾。沈銘彝家族人才輩出，為當地知名望族，〈沈氏祠堂記碑〉記：「里仁鄉竹林廟之前後左右俱沈氏宅，風士人文，甲級一郡」。¹² 沈銘彝始遷祖沈昌（1270-1368），字顯宗，元代末年遊學嘉禾（今浙江嘉興），因喜當地環境，便從慈溪（今浙江寧波）之沈師橋遷徙至嘉禾竹林里，開班授課，人稱之「竹林隱君」，卒年九十八。¹³ 沈銘彝祖先如明代沈淳（1392-1479），正統元年（1436）進士，曾官至吏部考功、吏部稽勳司員外郎。沈淳門生有廣州太守沈琮（1417-?），沈琮弟監察御史沈埭（1421-?），亦拜在沈淳門下。沈章（約活動於十七世紀），一名璋，字宗玉，嘉興人，國子監生，詩頗奇崛，著有《苧莊集》，門生有曾王孫（1624-1699）及朱彝尊（1629-1709）。¹⁴ 入清後，沈承勳（1715-1777），即沈銘彝祖父，喜藏書，好樂施。沈承勳子沈可均（1735-1797），為沈銘彝伯父，字師衡，號雪鴻、半桐居士，對詩文多有研究，藏漢唐拓片數百件，工鄭板橋（1693-1766）八分書，著有《唐隸辨》、《半桐詩文集》。¹⁵ 沈銘彝父沈可培（1737-1799），乃沈

12 (清) 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沈氏祠堂記碑》，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5，頁 473。

13 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合肥：黃山書社，2014），頁 285；(清) 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81；(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臺北：經學文化，2014），冊 65，卷 2，頁 55。

14 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頁 285；(清) 朱彝尊編，《明詩綜》，收入《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 146 冊·總集類》（臺北：世界書局，1986，據摘藻堂本影印），冊 493，卷 74，頁 493-329；(清) 阮元，《兩浙輻軒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仁和朱氏碧溪州堂錢塘陳氏種榆僊館刻本影印），冊 1683，卷 4，頁 226；(清) 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82-483、486；卷 7，頁 504。

15 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頁 285-286；(清) 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91；卷 7，頁 506。

可均之弟，曾官至直隸安肅（今河北徐水）知縣，工書並擅詩文。沈啓震（1737-1801），沈銘彝族伯，曾任山東運河道，擅詩。¹⁶ 沈銘彝外孫唐翰題（1816-1882）為清代書畫家、篆刻家及收藏家，收有善本、金石及書畫作品等。¹⁷ 沈如浩（約活動於十九世紀），沈銘彝姪子，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修訂《沈氏宗譜》，現藏於嘉興市博物館。¹⁸ 沈銘彝家族為當地名門望族，官宦世家，人才輩出，對書畫藝文皆有關注。¹⁹

沈可培，字養原，一作養源，又字春源，號蒙泉、向齋，晚號厚庵，乾隆三十七年（1772）進士，曾任山東黃縣（今山東龍口）知縣、直隸安肅等知縣。沈可培政績卓越，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曾獲乾隆皇帝賜恩榮宴、頒發銅章，以及欽賞彩緞。其曾主講過直隸潞河、山東濼源（1786），和山東雲門學院，晚年辭官歸里，任嘉興鴛湖書院山長，並著有《依竹山房詩集》、《濼源問答》、《濼源隨筆》、《鄭康成年譜》、《雪浪齋文稿》等。²⁰ 沈可培學問博通，愛好詩文、古籍、天文、曆算、金石、書畫，工隸書，上追漢魏，畫學宋元，工山水，曾奉旨重摹《雪浪石圖》。²¹ 沈可培並受鴻臚寺卿馮孟亭（1719-1801）指導，馮孟亭還為其撰

-
- 16 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頁 285-286；（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4，頁 159；（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91-492、497；（清）阮元、楊秉初等輯，《兩浙輻軒錄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影印），冊 1684，卷 5，頁 623-624。
- 17 （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94；卷 8，頁 508；陳心蓉，《嘉興藏書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97-99。
- 18 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頁 286；（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8，頁 508。
- 19 沈昌後代還如沈珉、沈春、沈治泰、沈樹萱、沈棟、沈澂、沈可坊等，參見（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82、483、488、489、492。
- 20 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頁 285-288；（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3，頁 110、135；（清）彭蘊璣，《歷代畫史彙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五年（1825）吳門尚志堂彭氏刻本影印），冊 1084，卷 50，頁 56；（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91-492；卷 7，頁 506-507；（清）阮元，《兩浙輻軒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684，卷 35，頁 352。
- 21 （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1，頁 1；卷 3，頁 110；嘉興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嘉興歷代碑刻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頁 618-624；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頁 285-288。雪浪石為蘇軾

並書〈安肅縣知縣沈君傳〉碑。²² 西泠八家黃易（1744-1802）與沈可培相識，兩人皆長年於山東任官，並常有書信往來，論及收藏碑拓，黃易還曾為沈可培刻製「沈可培」一印。²³ 沈可培墓位於嘉興縣里仁鄉天字圩之孟莊橋，並由錢樾（1743-1815）為其撰墓誌，石門施嵩（約活動於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前半）繪〈孟莊廬墓圖〉贈予沈銘彝，施嵩於其上題詩，後有多位人士題跋。²⁴

沈可培也好收藏金石、書畫。如其曾於京師市場上購得蘇軾（1037-1101）端硯、曹知白（1272-1355）〈秋雨梧桐圖〉、倪瓚（1301-1374）的疏林小幅、吳寬（1435-1504）〈洛神賦〉書法長卷、崔子忠（?-1644）的設色山水，還有〈定武蘭亭石刻〉拓本等物，並對這些寶物愛不釋手，惜罷官後將這些文物變賣以過生活，多有悔恨。沈銘彝記其父一日讀盛秦川（1720-1785）《柚堂續筆談》，其中云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沈可培聯想至佛家語的十空四解脫真諦，因而豁然開朗。²⁵ 沈可培愛硯藏硯，會與好友相互贈硯，旁人問沈可培何以如此慷慨，沈可培則大氣地回應「在彼猶在此」。²⁶ 沈可培對其收藏品之去留的坦然態度，或可受蘇軾影響。沈可培熟悉蘇軾，其《雪浪齋文稿》之命名呼應蘇軾之雪浪齋，而蘇軾認為書畫對他如過眼雲煙，藝術品乃身外之物，並認為要寓意於物，而非留意於物。²⁷

於定州找到的奇石，蘇軾為其做詩、做銘、做盆，並將陳列盆石之房間命為雪浪齋。明人將雪浪石跟雪浪石盆置於韓琦之眾春園，雪浪石自此與眾春園結合。康熙、乾隆及嘉慶皇帝多次於眾春園駐蹕，乾隆皇帝還為雪浪石做詩、命董邦達繪製〈繪御製雪浪石詩〉。沈可培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奉旨重摹〈雪浪石圖〉。雪浪石相關研究參見郭果六，〈雪浪石的故事〉，《故宮文物月刊》，261期（2004.12），頁104-111。

- 22 沈可培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馮孟亭於鴛湖書院主講時，曾受馮氏指導過，參見（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1，頁42-43；嘉興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嘉興歷代碑刻集》，頁618-624。
- 23 葛昌楹、葛書徵編，《傳樸堂藏印菁華》（上海：上海書店，1999），頁33；小林斗盒編，《篆刻全集4 中国〈清〉丁敬·蔣仁·黃易·奚岡》（東京：二玄社，2001），頁128；薛龍春，《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頁79；薛龍春，《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頁257-258；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黃小松友朋書札》（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239-240。
- 24 （清）趙惟喩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3，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影印），冊15，卷9，頁136；卷25，頁582；（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2，頁63-66。
- 25 （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4，頁148。
- 26 （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4，頁148-152。
- 27 （宋）蘇軾，〈寶繪堂記〉，收入（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2，卷11，頁356-357；Egan, Ronald,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以上可見沈可培對書畫文物的喜愛，但也不強求終有，而這種豁達的想法在往後也影響了沈銘彝。

沈銘彝族伯沈啓震，桐鄉人，字位東，號青齋，乾隆二十五年（1760）舉人，曾入軍機處隨舒赫德（1710-1777）平定賊匪，官至山東運河道、江南河道，卒於官，年六十五。²⁸ 黃易曾為沈啓震刻「沈啓震印」及「青齋」兩印，兩人相識，多有書信來往，彼此之交友圈也多有重疊。²⁹

沈銘彝生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於道光十七年（1837），字竹岑、紀鴻，又署小花峨翁、晚號訥翁、孟廬，嘉興縣竹林里人，嘉慶間廩生，官至教諭，亦曾任浙江嘉興桐鄉縣訓導，於馮孟亭門下二十年。³⁰ 沈銘彝祖先從元末遷至嘉興，傳至沈銘彝已第十三世。³¹ 過去研究對沈銘彝之生年尚未明確，而嘉興金石學家張廷濟（1768-1848）之堂姊夫即為沈銘彝，經筆者據張廷濟《桂馨堂集》：「竹岑卒於丁酉（1837）正月十五日，年七十五」，確認沈銘彝之生年。³² 沈銘彝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165-188.

- 28 (清) 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19，卷6，頁497；(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3，頁128-129；卷4，頁159；(清) 阮元、楊秉初等輯，《兩浙輻軒錄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684，卷5，頁623-624。
- 29 (清) 秦祖永，《七家印跋》，收入楊家駱編，《藝術叢編第一集 第二十七冊 篆刻學》(臺北：世界書局，1986，據稿本刊)，頁181；小林斗盒編，《篆刻全集4 中國〈清〉丁敬·蔣仁·黃易·奚岡》，頁130；薛龍春，《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頁244-245。
- 30 (清) 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19，卷5，頁469；張企巍編著，《嘉興張廷濟史料集》(嘉興：嘉興吳越電子音像出版，2014)，頁161；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118；(清) 李放，《皇清書史》，收入金毓黻輯，《遼海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據原刻本影印)，冊19，卷26，頁17a；(清) 潘衍桐輯，《兩浙輻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書局刻本影印)，冊1685，卷21，頁580；(清) 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浙江省嘉興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五十三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卷48，頁1275；(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1，頁42-43。
- 31 沈銘彝於《孟廬札記》自述其為第十三世，然王健據《沈氏宗譜》，記其應為第十四世。(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2，頁55；王健，〈居鄉之苦：《沈竹岑日記》所見「道光蕭條」與江南鄉村社會〉，頁156。
- 32 傅申及李郁周對沈銘彝之生年較無特別關注，而王健及葛金根文章則明確記載沈銘彝之生年。筆者除據張廷濟《桂馨堂集》記載外，沈氏於其日記《沈竹岑日記》自述「道光辛卯(1831)，余年六十又九矣」，如此亦可確認沈氏之生卒年。李郁周，〈故宮本〈自敘帖〉是蘇液本〈自敘帖〉的摹本〉，頁陸-20-21；傅申，〈沈銘彝本〈自敘帖〉密碼——解故宮墨跡本即水鏡堂母本之疑〉，收入氏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頁306-325；王

工詩，亦會作畫，喜藏金石，尤擅隸書，從《沈竹岑日記》中可見其隸書樣貌（圖3）。³³ 沈銘彝還會寫對聯送人，有一次多達80對壽聯，亦會受人所託書寫楞嚴經對聯。³⁴ 其著作有《後漢書注又補》、《聽松閣詩集》（一作《聽松樓詩集》）、《郵籤倡和詩》、《孟廬札記》。³⁵ 《嘉興縣志》記：

沈銘彝，字竹岑，可培子，例貢生，有至行，其葬先德於孟莊橋也。結廬其旁，躬自負土，作詩紀哀。石門施嵩寫〈孟莊廬墓圖〉以贈，題者甚眾，遂自號孟廬。中年得癩，疾逾十稔。嘗仿《容齋隨筆》、《輟耕》、《居易》二錄之例成《孟廬札記》，所著詩曰《聽松樓稿》。又與永嘉陳廣文遇春善，合刊兩人往還之作，為《郵籤倡和詩》。子傳洙（1797-1863），字魯邨，道光末歲貢。³⁶

沈銘彝於《孟廬札記》自述其三十七歲前留意經史，後患癩疾十餘年，病好已五十餘歲，感嘆自己身體衰老，便甘心廢學，然又記起先賢前輩之諄諄教誨，又重拾學習。³⁷ 沈銘彝與沈可培感情融洽，兩人多次一起至山東或京師遊玩、拜訪親友，遊歷甚廣，所見甚多。對其父之逝世，沈銘彝哀痛萬分，結廬在父親的墓

健，〈居鄉之苦：《沈竹岑日記》所見「道光蕭條」與江南鄉村社會〉，頁156；葛金根，〈錢鏡塘捐贈致徐同柏父子書札〉，頁78；葛金根，〈嘉興博物館藏沈銘彝致張淮信札六通〉，頁21；（清）張廷濟，〈桂馨堂集·順安師草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道光刻本影印），冊490，卷5，頁385；（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冊113，頁961。

- 33 （清）潘衍桐輯，《兩浙輻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685，卷21，頁580；（清）李放，《皇清書史》，收入金毓黻輯，《遼海叢書》，冊19，卷26，頁17a；（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3，頁831；冊115，頁1788-1790；（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數位檔頁碼2167，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bc9c440ca9d34563af4198c6e125fbd9fDUyNTY5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 34 （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2，頁399、950。
- 35 （清）趙惟喩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15，卷34，頁848；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冊5，頁4045-4046。（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19，卷6，頁493；卷7，頁507-508；（清）潘衍桐輯，《兩浙輻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685，卷21，頁580-581。
- 36 （清）趙惟喩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15，卷25，頁582-583。
- 37 （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1，頁1。

旁，往後幾年也常去為其父親掃墓。³⁸

沈銘彝為沈維鏞（1778-1849）之堂兄，兩人彼此友好，多有書信來往。沈維鏞，字子彝，一字鼎甫，號小湖，浙江嘉興人。沈維鏞於嘉慶七年（1802）進士、嘉慶二十一年（1816）任督湖北學政、道光二年（1822）典福建鄉試、道光四年（1824）遷大理寺少卿、道光十二年（1832）督安徽學政，後官至工部侍郎，道光十八年（1838）以耳疾免職，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於家中，祀鄉賢祠。沈維鏞學識淵博，以宋儒為依歸，習程朱理學，嘉興市冷仙亭有所撰〈重建冷仙亭碑記〉，並著有《補讀書齋遺集》，曾修纂《全唐文》、《大清一統志》、《秘殿珠林》，和《石渠寶笈》。沈維鏞任官清廉、弊絕不良風氣、拔擢多位名士，林則徐（1785-1850）、陳慶鏞（1795-1858）及曾國藩（1811-1872）皆為其門生。³⁹ 沈銘彝日記中有多篇寄予沈維鏞書信之草稿，有家人彼此間之問候、互贈壽禮、沈氏之日常生活或其遊歷，亦有詩文書藝之分享，可見兩人來往密切、感情深厚。⁴⁰

沈傳洙，沈銘彝子，字魯邨，道光末年歲貢。沈傳洙長鐵筆，曾幫沈維鏞刻「子彝一字鼎甫號小湖」朱文方印，亦擅隸楷，因而常幫其舅張廷濟捉刀，旁人多不能辨。⁴¹

38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2，頁 469；冊 116，頁 2099；(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2，頁 63-66。

39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冊 8，頁 6012、6055；冊 12，頁 9813-9814；(清) 潘衍桐輯，《兩浙輻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685，卷 22，頁 587-588；(清) 趙惟嶽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15，卷 21，頁 505；卷 34，頁 848；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頁 164、166；嘉興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嘉興歷代碑刻集》，頁 544-545；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 7 冊·信札》(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頁 9；(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1，頁 37；《沈維鏞列傳》，清國史館本，故傳 002551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10420vbpv6_5#d6C (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8 日)

40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1，頁 91、100、104；冊 112，頁 474；冊 113，頁 841、1031、1121；冊 114，頁 1389、1397。

41 (清) 趙惟嶽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15，卷 25，頁 583；葛昌楹、葛書徵編，《傳樸堂藏印菁華》，頁 115-116；(清) 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卷 6，頁 493。

唐翰題，嘉興新豐鄉人，沈銘彝外孫，張廷濟孫婿，清代藏書家、書畫家及篆刻家。初名寶銜，翰題爲其字，又字蕉菴、蕉庵、鷓安，號子冰、文伯，齋館號有安雅樓、百宋千元之居、唯自勉齋、鐵如意齋等。嘉興廩貢，曾官至江蘇太湖同知、淮安同知、通州同知、江蘇吳縣知縣，著有《說文臆說》、《荀子校注》、《唯自勉齋存稿》、《唯自勉長物志》。⁴²唐翰題嗜金石，多書畫收藏，精鑑賞，收藏頗豐，收有許多善本、金石、碑板、書畫，北京故宮藏明張駿（約活動於十五世紀）〈張駿草書遣子畢姻劄卷〉後即有其題跋及鈐印，如「唐翰題」及「嘉興唐翰題子冰書畫記」。唐翰題曾收有元拓隋〈龍藏寺碑〉、〈章吉老墓誌〉、〈鮮于光祖墓誌〉、〈紹興米帖殘卷〉、〈魏晉小楷八種〉、〈自敘帖〉水鏡堂孫沐本等拓本，亦擅書及治印，曾於家鄉慧珠寺關帝殿題聯並書，其「嘉興唐翰題子冰書畫記」及「翰題之寶」自用印即爲其所刻製。⁴³

沈銘彝與唐翰題關係密切，來往頻繁。祖孫常一起坐船入郡、一同出遊、拜訪朋友，或至沈銘彝住所、齋館討論書學。《沈竹岑詩箋冊》收有沈銘彝道光十一年（1831）至道光十四年（1834）之手稿，有記述其個人心情、讚許唐翰題之收藏、寄給唐翰題之自作詩或和韻詩，或是記述在唐氏拜訪歸去後，還特別做詩賦贈之。⁴⁴

沈維鏞孫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專研古今律令及史學，曾於湖北兩湖書院主講，官至江西廣信知縣、安徽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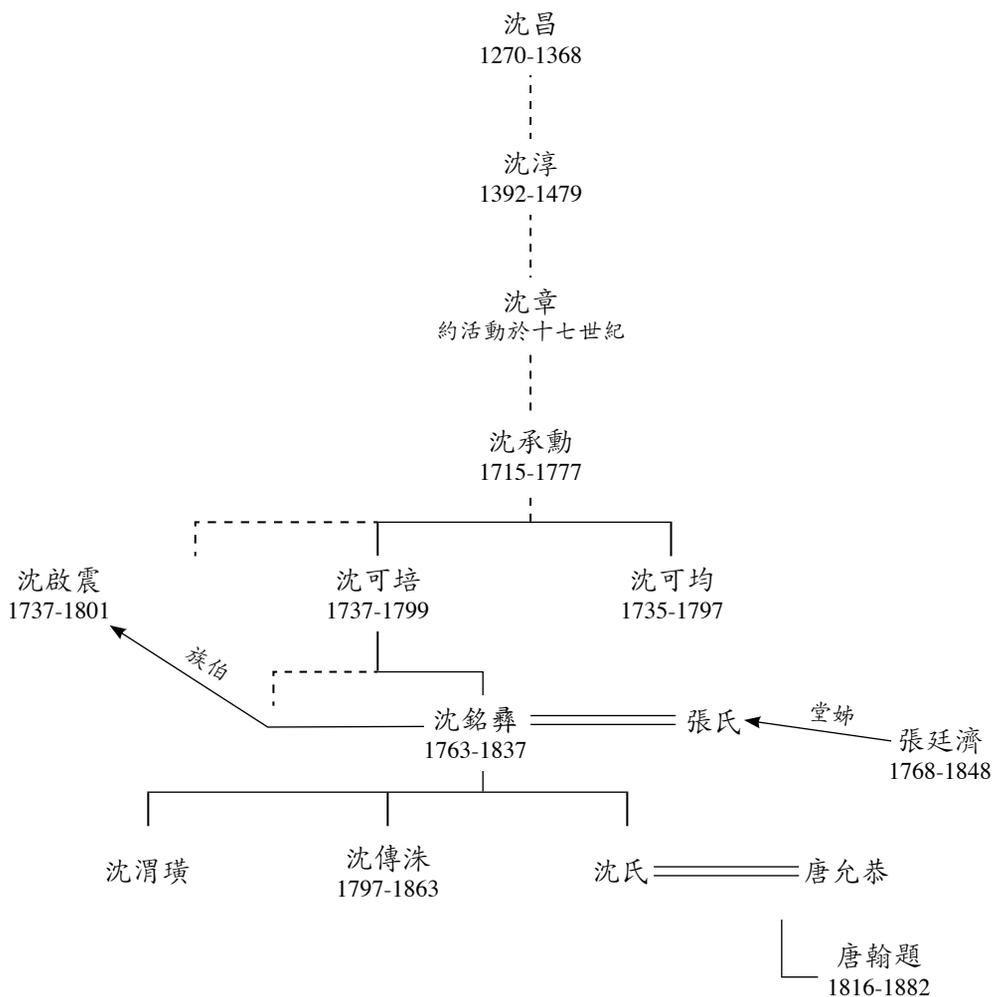
42（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5，頁1858；（清）潘衍桐輯，《兩浙輻軒續錄·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687，卷6，頁389；（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19，卷6，頁494；卷8，頁508；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97-99。

43（明）張駿，〈張駿草書遣子畢姻劄卷〉，參見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檢索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handwriting/231145.html?hl=%E5%BC%A0%E9%AA%8F%E8%8D%89%E4%B9%A6%E9%81%A3%E5%AD%90%E6%AF%95%E5%A7%BB%E6%9C%AD%E5%8D%B7>（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唐翰題收藏參見仲威，《喜本碑帖過眼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62、198-199、204、232-234、354-359；（清）唐翰題，《唯自勉長物志》，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冊87，頁747-760；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97；葛昌楹、葛書徵編，《傳樸堂藏印菁華》，頁155；（清）梅元鼎，《新豐鎮志略初稿》，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據民國三十四年（1945）油印本影印），冊19，附錄3，頁643。

44（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3，頁783、795、846-847；冊114，頁1433、1472、1474、1487。李郁周，《懷素自敘帖鑑識論集》附錄，頁312-313；（清）沈銘彝，《沈竹岑詩箋冊》，收入西泠印社藝術品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西泠印社二〇一三年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杭州：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3），編號443。

學使、學部尙書，並曾赴日考察學務，年七十三，著有《海日樓文詩集》。⁴⁵ 沈銘彝日記中可見沈曾植之鈐印，如「乙龕」、「海日樓」、「寐叟藏書」，可知沈銘彝日記曾爲沈曾植收藏。⁴⁶

表一 沈銘彝家族世系簡表



45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冊 13，頁 10767-10768；《逸民傳卷 3》，清史館本，〈卷 3：沈曾植〉，故傳 007542 號，頁 35，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10444v=EA1yV#2Sm3> (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8 日)

46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2，頁 285。

(二) 沈銘彝之人際網絡

沈銘彝與多位江南地方文人熟識，其中多有書畫金石收藏家或治印家，彼此之間相互交流、出遊，或借居對方住所，亦常至當時的文化中心蘇州遊歷。《孟廬札記》記有吳孟舉（1640-1717）之生平經歷，沈銘彝曾獲吳孟舉之《黃葉村莊詩集》及其所書的金扇，也與吳孟舉後代吳煦（1809-1873）相識。⁴⁷ 他與嘉興陳鏡帆（約活動於十九世紀前半），即陳遇春，多次一起出遊，沈銘彝日記中有多封寄給陳遇春書信草稿，兩人往還之作還被集結成《郵籥倡和詩》。⁴⁸ 沈銘彝亦與嘉興葛嵩（1753-1821）熟識，多有來往，沈氏並為其作墓誌銘。⁴⁹ 沈銘彝結識繪製〈孟莊廬墓圖〉之施嵩，並讚許他「詩法初唐，畫尤清超」，可比倪瓚、沈周（1427-1509），直至兩人老年，還有書信來往。⁵⁰ 沈銘彝日記中記有海鹽朱履亨（約活動於十八世紀前半）之家族世系表，還可見其他來往之人士有何炳（1774-1837）、陳光鑑（約活動於十八世紀後半），及葛安素（生卒年不詳）等。沈銘彝也多次遊歷蘇州、揚州，如蘇州春暉堂及怡園。⁵¹ 鍾錦章與沈銘彝友好，在日記中沈氏會以「鍾錦翁」、「鍾錦」、「鍾老錦」等稱鍾錦章，還可見多筆送鍾錦章肉品、元旦賀禮及壽禮等的紀錄。沈銘彝也常至城中拜訪鍾氏，與其聊天、借用衣物、於鍾家過夜，或請鍾錦章轉達要事，亦會至鍾氏的寶稼堂用早飯或於該處回信給友人。⁵² 乾隆四十五年（1780），沈銘彝隨父沈可培入京師，結識朱友鶴（1751-1820），兩人交談甚歡，論文談詩、金石古文，亦相互贈送彼此搜得的碑版金石文字製作的

47（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6，頁257-260。

48（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1，頁25；（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2，頁507；（清）趙惟喆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15，卷25，頁582-583。

49（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6，頁239-249、281。

50（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4，頁155-158。

51（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1，頁49、179；冊112，頁458、495-496、546、580、581；冊113，頁867、894、895、1013、1025、1026；（清）趙惟喆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15，卷25，頁583。

52（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3，頁781、795、849、949；冊114，頁1327、1346-1347、1451、1454；冊115，頁1673。

副本。朱友鶴病危時，還託沈銘彝撰其墓誌銘。⁵³ 沈銘彝之齋館印「聽松閣」，爲其嘉興友人葛時徵（約活動時十九世紀）於道光十二年（1832）所刻製的。⁵⁴

沈銘彝之交友圈多集中於江南，然也擴及其他地區。如其與蒙古松筠（1752-1835）、山東的杜壩（1764-1858）多有書信來往，沈銘彝並稱讚松筠善八法，喜寫虎字，其虎字還被製作成刻石。⁵⁵ 曲阜孔繼涑（1726-1791）與沈可培熟識，沈銘彝記孔氏每至山東歷下必過沈可培之灤源書院，沈銘彝也或與其相識。⁵⁶ 沈銘彝雖長年居住於嘉興，但從其著作、日記及相關紀錄中，可知其多方遊歷，結識者甚廣，並有許多生活上、藝文上之交流討論。

（三）沈銘彝之書畫文藝

從沈本、沈銘彝日記、《沈竹岑詩箋冊》及相關研究，可整理並確認沈銘彝之字號印、齋館印及閒章（詳見附錄一）。沈銘彝於日記中記：「銅鼓書巢、炳燭軒、雪浪齋、依竹堂、東廬、孟廬、金鵝山館、三康書屋、十硯千墨之居、東州書圃」，如此可確認沈本及沈氏日記中不確定印主之「三康」朱文長方印，實爲沈氏之自用印，而《西泠印社二〇一三年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拍賣圖錄原辨識爲「金鵝小館」一印，實爲「金鵝山館」。⁵⁷ 由沈銘彝祖先沈治泰（約活動於17世紀）於康熙三十年（1691）所創建，而沈可培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所重修之〈敦本祠〉載：「沈氏自漢述善侯葬吳興金鵝山」，可知沈銘彝之慎終追遠，及其金鵝山館齋館號之由來。⁵⁸ 沈銘彝齋館號依竹堂及雪浪齋之命名，也受其父影響，沈可培著有《依竹山房詩集》，也曾奉旨重摹〈雪浪石圖〉，著有

53（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4，頁166-172。沈銘彝記朱氏卒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十，如此補充了朱氏之生卒年。朱氏生平亦可參見（清）趙惟喩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15，卷25，頁579。

54 葛昌楹、葛書徵編，《傳樸堂藏印菁華》，頁114。

55（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1，頁50；冊112，頁326、370。

56（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3，頁131。

57（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4，頁1345；冊116，頁2005-2006。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8；（清）沈銘彝，《沈竹岑詩箋冊》，收入西泠印社藝術品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西泠印社二〇一三年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編號443。

58（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19，卷2，頁454。

《雪浪齋文稿》，而沈氏自己也喜愛蘇軾之文學。⁵⁹

沈銘彝對金石、古物、詩文、善本、書史、書畫家皆有關注。如沈銘彝爬梳史料，說明唐寅（1470-1524）之墓實在吳門橫塘，而非準提庵。⁶⁰《孟廬札記》記有書法名家蔣衡（1672-1743）生平事蹟，稱其擅書，並與王澐（1668-1743）齊名。沈銘彝還記蔣衡所書《十三經》被製成刻石，立於太學之事，並詳列《十三經》書目標題及字數，驚豔於其字數之多及蔣衡的意志。⁶¹沈銘彝記乾隆三十九年（1774），因宮廷下詔，鮑廷博（1728-1814）將其所藏的世所未見的遺書共七百種進貢給宮廷，乾隆皇帝因而賜《古今圖書集成》予鮑氏。嘉慶十五年（1810），嘉慶皇帝也下令將宮中刻書賞給舉人，沈銘彝讚許兩朝皇帝如此禮賢下士，為士林罕見。⁶²沈銘彝為金石學家張廷濟之堂姊夫，兩人常有聯繫與郊遊，來往密切。⁶³張廷濟曾收有〈唐聚慶墓志甄〉，為沈銘彝舊藏，是沈氏走訪地方廟宇時所發現。⁶⁴對於篆刻，沈銘彝也多有研究，並有其見解，如其在日記中評論汪秀峯（1728-1799）先生所藏印章，真偽參半，而陳豫鍾（1762-1806）《求是齋印譜》為集結陳氏刻印，去蕪存菁後所編校而成的。⁶⁵《孟廬札記》還記有多位書畫家之生平事蹟，如張雨（1277-1348）、倪瓚、王冕（1287或1310-1359）、沈周、文徵明、項元汴（1525-1590）、李日華（1565-1635）、惲壽平（1633-1690）等。⁶⁶

59（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1，頁1。

60（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2，頁77-78。

61（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5，頁210-211。

62（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5，頁211-212。鮑廷博獻書事例參見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75、77-78、203、255-256；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7), 90-91.

63 張企巍編著，《嘉興張廷濟史料集》，頁160；（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1，頁179。

64（清）張廷濟，《桂馨堂集·順安師草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490，卷5，頁384-385；（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3，頁1075。

65（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數位檔頁碼1361，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bc9c440ca9d34563af4198c6e125fbd9fDUyNTY5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66（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8，頁329-369。

《孟廬札記》及沈銘彝日記有多則沈氏抄寫的詩文字句及心得筆記，可見其對文學之研究及興趣。汪琬（1624-1691）《堯峰文鈔》、《鈍翁前後類稿》及〈書屋襍興二首〉的詩句，多次地出現在沈銘彝日記中。⁶⁷ 沈氏日記還可見許多文字的字義跟發音，並羅列大量古書書名或節錄其字句，如姚弘緒（約活動於十七世紀後半）《松風餘韻》、朱熹（1130-1200）《朱子文鈔》、韓非（約西元前 281-233）《韓非子》、鄭敷教（1596-1675）《周易廣義》等。⁶⁸ 嘉興當時有名之藏書家眾多，如張廷濟、庄仲芳（1780-1857）、錢儀吉（1783-1850）和錢泰吉（1791-1863）等，除廣泛蒐羅善本、藏書、記錄其藏書外，甚至還修書、刻書、校書、評書，涉獵範圍涵蓋圖書、古器金石及書畫。⁶⁹ 沈銘彝家族為嘉興文化望族，在家庭以及環境之薰陶下，也培養了沈氏對詩文古籍的學習。

沈銘彝對宋四家多有關注，其中特別鍾愛蘇軾。多次於其日記中抄寫蘇軾的〈與李公擇〉，雖字句或有不同；也提及蘇軾於定州得雪浪石，所以建有雪浪齋之由來；沈可培有《雪浪齋文稿》，沈銘彝繼承此齋館名亦有「雪浪齋」一印，以上可見父子二人對蘇軾之追崇。⁷⁰ 《孟廬札記》記有黃庭堅（1045-1105）之書法刻石；米芾（1051-1108）向宋徽宗（1082-1135，110-1126 在位）求硯，皇帝答應後，米芾便將硯臺抱回，連將衣服染黑了都不在意之趣事；還有蔡襄（1012-1067）〈洛陽橋碑〉之內容。⁷¹

對於前代書家風格，沈銘彝亦熟稔，且有機會能親見書畫作品，並能給予評論。乾隆五十一年（1786）沈銘彝至京師裴子光（約活動於十八世紀）處，見馮溥（1609-1692）之自書詩，稱馮字逼歐顏，令人敬佩。⁷² 沈銘彝居於其族伯沈啓

67（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1，頁 46、54、139、238；冊 112，頁 354。

68（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5，頁 237；（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1，頁 16-19、23-24、72-76。

69 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 91-96、107-108。

70（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1，頁 1；（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1，頁 3。

71（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4，頁 188-190；卷 5，頁 223-225；卷 8，頁 329-369。

72（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3，頁 113-114。

震官舍期間，曾至黃易之小蓬萊閣，觀看黃易所收藏之金石、法書及名畫，如高克恭（1248-1310）之繪畫，偶過濟寧時，黃易還會陪其觀碑，兩人也多有書信來往。⁷³ 黃易對金石、碑拓、訪碑皆有深入研究，與沈氏家族也相互認識，或也拓展了沈銘彝對該領域之了解。⁷⁴

沈銘彝熟悉拓本捶拓，會親自製作，辨其優劣，還會實際走訪古地作考察。他著有《明姚雲東年譜》，姚雲東（1422-1495）即姚綬。沈銘彝記其外祖家離姚綬故居相距不遠，實際走訪後，在廢棄的建築中找到姚綬追弔張雨的詩，還親自手拓姚綬所書〈句曲外史傳〉石刻，並將拓本帶回家。⁷⁵ 沈銘彝記研香齋壁上嵌有明嘉興秀水（今浙江嘉興）周履靖（1549-1640）書法之刻石，其弟鳴九（生卒年不詳）欲將周履靖書跡拓下，以傳於世，可見沈氏家族對製作拓本之熟稔，也希望前人書跡能透過拓本流傳於世。⁷⁶ 沈銘彝稱讚梁相國（1620-1691）《秋碧堂法帖》刻手精妙，也讚許孔繼涑（1726-1791）所製作的《國朝名人法書》及《瀛海僊班》鉤勒精審，沈氏對刻書有所研究，了解複製書跡之困難度和製作拓本之繁瑣程序，還有刻工之優劣實能左右拓本之呈現。⁷⁷ 清初時金石學的復興與訪碑風氣影響了書法界，而後因文字獄的影響，加劇了考據學的興盛，也帶動了文字學、金石學的發展，沈銘彝對金石與訪碑的投入也可對映至當時的時代風氣。⁷⁸

從沈銘彝之著作、日記及相關文獻，還有其寄予親人、友人之書信、草稿，補充了許多目前學界對他的認識，對了解沈氏家族、其交友圈，以及其書畫文藝之造詣皆有助益。沈銘彝家族為嘉興文化望族網絡之一環，家族有多位舉人、進士，或於朝中任官，為一書香世家、宦宦世家。家族親戚之間來往密切且感情深

73 (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3，頁 128-129；薛龍春，《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頁 192；薛龍春，《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頁 440、559；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黃小松友朋書札》，頁 350-351。

74 朱琪，《蓬萊松風：黃易與乾嘉金石學：附武林訪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 223-224。

75 (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8，頁 337-338。

76 (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2，頁 97-98。

77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1，頁 42；(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卷 3，頁 131。

78 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頁 1-10。

厚，喜好也多有重疊。沈銘彝擅詩文書藝，興趣廣泛，交友廣闊，結識許多當時有名之金石學家、收藏家，對詩、書、畫、印、碑拓多有研究，還會親自訪碑、拓碑，博學且多才多藝。

三、沈銘彝本現況與相關新發現

沈本歷經多位清代文人的傳藏及鑑賞，有著諸多題記及鈐印。實際翻閱沈本，可知沈銘彝如何仔細修復和整理沈本，且沈本在內容及製作上皆優於其他〈自敘帖〉拓本或〈自敘帖〉水鏡堂拓本。本節將透過梳理沈本現況及沈銘彝日記，以增補對沈銘彝之認識及其對沈本之看法及相關細節。

(一) 拓本現況

沈本為製作及拓工皆細緻的懷素〈自敘帖〉水鏡堂拓本，原已為蟲蛀並破損嚴重，經沈銘彝修復、裁切，整理為線裝書，每頁拓本尺寸大小不一，共 89 頁（圖 2）。與〈自敘帖〉墨跡卷相比，沈本保留了〈自敘帖〉本幅完整內容及宋、明、清代文人們的題跋和觀款，僅缺李東陽（1447-1516）篆書引首，和邵龔（約活動於十二世紀）於北宋崇寧二年（1103）的觀款，為目前所見水鏡堂拓本中較完整者，且拓本紙張薄如蟬翼，用紙講究，得以呈現出筆毫的細絲線條以及筆畫轉折之提按，為水鏡堂拓本中品質較高者。⁷⁹ 細看沈本內頁，從左右對稱的蛀洞、殘缺的形狀及位置（圖 4），可知沈本原來的裝幀形式應為經摺裝。沈銘彝為求畫面之完整性，將沈本內頁之空白處或是蛀洞、殘破之處，以墨將紙張塗黑，或是黏貼全黑之紙張，使畫面看似如拓片一般（圖 5），可見沈銘彝細膩且審慎之修復。線裝書的形式並不常用於裝裱拓本，通常多為手卷或經摺裝的形式。沈銘彝將原先為經摺裝之沈本修補為線裝書，如在翻閱書本一般，此為沈本之特別之處，而沈本也為目前所見唯一一本以線裝書形式呈現的〈自敘帖〉水鏡堂拓本。

從沈本中之王春溥（約活動於十九世紀）寫於道光十三年（1833）之題記，可知沈本如何為沈銘彝發現、整理，以及其成為唐翰題收藏之經過：

此帖向藏郡城寶稼堂，鍾氏將為鬱攸取去，小花峨翁過而見之，歎為至

79 李郁周，〈故宮本〈自敘帖〉是蘇液本〈自敘帖〉的摹本〉，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文集》，頁陸-20。

寶，即向主人乞歸。帖已斷爛，翁不畏難，手為整理，加以題識。物得其所，良非偶然。後鍾氏主人欲返趙壁，而拙於言辭，翁默窺其意，即慨然還之。無吝色亦無德色，真佛家所云大自在也。然而翰墨精英，固有不可思議者，主人既知珍護，宜永守弗替，何又入賈人之手。既入賈人之手矣，骨董肆中，遇從不乏賞鑒家，何又經椒茶之眼。椒茶以帖有翁手識名印，知為翁所心賞，故重值得之，喜以呈翁，其意亦篤摯矣。翁感於雲眼（點去「眼」）煙過眼之語，不欲終有，重加跋語，以付椒茶，其見亦作達矣。而椒茶又謙讓未遑，頗有虞芮閒田之意。噫，一帖之流傳，事之至細者也，而如是之曲折離奇，抑又何耶。余因笑而解之，曰：「在彼猶在此，寓意不留意」二語，翁前跋中已言之矣。翁既空諸所有，其肯為桑下之戀哉。且以翁所愛者，貽之子幼陽元，亦固其所，椒茶宜勿辭。椒茶曰諾，乃受而藏之波穩處。煙。道光十三年中元月柘湖王春溥識。⁸⁰

王春溥於其題記後鈐有兩方自用印，「王春溥印」及「冶亭」。王春溥，字冶亭，平湖秀才，咸豐十一年（1861）曾任昌化縣知縣，為王錫圭（生卒年不詳）之子。⁸¹

前輩學者已據沈本中王春溥及其他收藏者的題記、鈐印，再加上唐翰題所收藏的另一本〈自敘帖〉水鏡堂孫沐本中的題記，整理了沈本之流傳：道光十二年（1832）沈銘彝從鍾錦章寶稼堂取得沈本，帖紙殘蝕不堪，沈銘彝整理、題跋並鈐印後，為鍾錦章索還，其後並轉入帖賈之手；道光十三年（1833）沈銘彝外孫唐翰題於骨董肆中見此拓本，知其為外祖父之舊藏，購之欲呈給沈銘彝，沈銘彝再還予他，惜唐翰題因太平天國之亂，於咸豐十年（1860）遺失了沈本；後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沈本在吳門被崑曲家俞宗海（1847-1930）購得，成為其收藏；2004年6月，為臺南謙受堂所收藏。⁸²

從王春溥題記，可知目前所見之沈本實為不完整的，還可了解沈銘彝的價值觀，及其對藝文詩學之學習與應用。王春溥題云：「翁感於雲煙過眼之語，不欲終有，重加跋語，以付椒茶」，又說：「『在彼猶在此，寓意不留意』二語，翁前跋

80 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6-27。

81（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4，頁1552；茅家琦校補，《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校補》（臺北：臺灣商務，2001），頁165。

82 李郁周，〈故宮本〈自敘帖〉是蘇液本〈自敘帖〉的摹本〉，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頁陸-20-21。

中已言之矣」，可知沈本原有兩則沈銘彝之跋語，惜今已不見於沈本。王春溥另提及沈銘彝因感於雲煙過眼，不強求擁有沈本，認為這些乃身外之物，此用典及想法可見蘇軾〈寶繪堂記〉，認為書與畫「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蘇軾收藏、出借、贈送書畫作品，然面對作品的去留，是以較開闊的心態去看待的。在論及藝術珍品時，沈銘彝與蘇軾皆有著同樣的想法，對於其去留坦然。沈銘彝跋語所言「寓意不留意」，可呼應〈寶繪堂記〉：「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留心於這些書畫作品，但不是耽溺於其中，或是終身佔有，此超然物外之想法亦可見蘇軾之〈超然臺記〉。⁸³可見沈銘彝熟讀蘇軾著作，受其概念影響，並將蘇軾之文句轉化再現於沈本中。

「在彼猶在此」則語出陶宗儀（1322-1403）《南村輟耕錄》，是有關龔開（1222-1307）與友人之間，為一漢印之歸屬有所歧見，友人慷慨地認為龔開應擁有該印，多次強調在彼猶在此，希望龔開不必再相讓的紀錄。⁸⁴沈銘彝之《孟廬札記》除參考及學習《南村輟耕錄》之體例外，沈銘彝還將龔開與友人來回推讓印章之語，套用在其與唐翰題來回謙讓沈本上。⁸⁵沈可培對其收藏之去留也曾言此概念。⁸⁶以上可見沈銘彝對於身外物之豁達，並將平常閱讀的古文字句應用在跋語，表達其信念。

沈本除沈銘彝之題記及鈐印外，另有唐翰題、俞宗海及史克柔（活動於二十世紀中晚期）等人之題記及鈐印，還有為沈本加裝封面並題字者。沈本中未見唐翰題題記，僅有其齋館印「波穩處」（圖6），王文江（活動於十九世紀前半）於道光十五年（1835）在唐翰題之波穩處見得沈本，並落有觀款。在唐氏遺失沈本後，沈本為俞宗海所收得，俞氏在沈本中多次題跋並鈐有「俞宗海」（圖7）、「韜齋」（圖8）、「粟廬」（圖9）、「自喜漸不為人所識」（圖10）、「宗海」（圖11）等

83（宋）蘇軾，〈寶繪堂記〉，收入（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頁356-357；（宋）蘇軾，〈超然臺記〉，收入（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頁351-352。

84（明）陶宗儀撰，《南村輟耕錄》，收入王雲五編，《四部叢刊續編·子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吳縣潘氏滂惠齋藏元刊本影印），冊27，卷9，頁13547。

85（清）趙惟瑜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15，卷25，頁582；（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序例，頁1。

86（清）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65，卷4，頁148-152。

印記。⁸⁷ 俞宗海還為沈本加裝封面，題上「唐懷素自敘，吳中陸氏刻，明拓精本。光緒丙申（1896）秋日得於吳門」，並鈐印。從俞氏題記及封面的題字，俞氏多次讚嘆此拓本之精妙，定此拓本即為文徵明所製作之拓本，堪稱墨林之寶。在俞宗海之後，史克柔又為沈本加裝新的封面，題上「懷素自敘」，並鈐有「史克柔印」（圖 12）。沈本另有「安興讓印」、「上下千古」、「其永寶用」、「神品」，數枚已模糊不易辨識之印記，登洲老農之觀款，其下鈐有另一方「史克柔印」。

沈銘彝於沈本內頁多處空白處題識鈐印，對〈自敘帖〉內文或所提及的人事物作了補充。如沈銘彝記「《國史補》：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張旭（約七世紀末至八世紀中期）醉書之瀟灑，還抄寫了李白（701-762）之〈贈懷素草書歌〉、錢起（710-782）、戴叔倫（732-789）之生平，以及《宣和書譜》中有關懷素之生平及書學。⁸⁸ 沈銘彝引用了《魏志》、《後漢書》、《唐國史補》、《宣和書譜》等史料，補充了許多書史上善草書者之生平背景和對懷素書藝之評論及創作歌詩。沈本中沈銘彝之題記，如同藏書家般考書、評書、校書，研究古籍善本，引經據典，註解〈自敘帖〉所題及之書家並補充相關背景知識，展現沈氏對古籍、草書、草書家之見解及熟悉。

沈本中題記較多者為沈銘彝及俞宗海，但兩人之側重點有所不同。沈銘彝的題記如前段所述，多為補充〈自敘帖〉所提及的內容或是人名，而俞氏題記則如：「革法自唐以後工者漸希，而素師筆法尤為空前絕後」、「此為停雲館主雙鉤廓填，與真跡無異，洵稱墨林至寶」、「明季石刻，經章簡甫鐫者，無不妙絕。此刻之佳，有目共賞，不待言矣。今之蜀刻本，非此原迹，綠天菴所刻，亦劣耳」，和「此稿是明時搨本，極精。章簡甫刻手之妙，無出其右。停雲館帖亦簡甫一手所成也」，多次讚嘆懷素之書藝技巧與沈本刻鐫精妙，並認定此為文徵明所製作之拓本，對於自己能獲得此重要拓本感到欣慰。相較於沈銘彝著重於註書、校書、補充相關知識，俞宗海之題記明顯展現出其個人對於沈本之高度評價。

沈本製作精良，拓工細緻，雖目前學界對於沈本是水鏡堂刻石之原拓本或是

87 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22-31。

88 (唐)李肇撰，《唐國史補》，收入宋衛平、徐海榮編，《文瀾閣四庫全書·子部》（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冊 1062，卷中，頁 299、314；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26-31；(唐)李白，〈贈懷素草書歌〉，(宋)陳思輯，《書苑菁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冊 5，卷 17，頁 1b。

爲精拓之翻刻本，尙未定案，但在諸多〈自敘帖〉拓本中，沈本實爲一精緻且難得之拓本。⁸⁹ 沈本（圖 13）與〈自敘帖〉墨跡卷（圖 14）在筆畫、線條、文字結構及方向上皆有極高的相似度，刻畫細膩，與其他〈自敘帖〉拓本相比，可見沈本精細的複製、刻工及拓工，實爲諸多〈自敘帖〉拓本中品項極佳者。〈自敘帖〉水鏡堂拓本（缺前二十行）（圖 15）雖也同屬水鏡堂拓本系譜，但是拓自木刻板，因此可推此拓本所依據的爲水鏡堂石刻之翻刻本。將〈自敘帖〉水鏡堂拓本（缺前二十行）與沈本相比，行距、文字結體及每行的角度皆不盡相同。⁹⁰ 《契蘭堂帖》是由謝希曾（活動於十八世紀）據諸家善本及真跡所製作，而其中的〈自敘帖〉（圖 16）是據《淳熙秘閣續帖》摹勒上石的。⁹¹ 傅申將《契蘭堂帖》〈自敘帖〉、〈自敘帖〉墨跡卷及〈自敘帖〉流日半卷本，從結字、筆畫線條、行距等相互比較，認爲此三本爲三胞胎，其來源皆爲同一母本。⁹² 《綠天庵帖》之〈自敘帖〉（圖 17）有唐大曆元年（766）之年款，但在行距、字型大小、錯字等，與〈自敘帖〉墨跡卷有顯著的差異，爲後世再製作，年款及印記皆僞。⁹³ 《蓮池書院法帖》爲那彥成（1763-1833）據其家藏書跡和舊拓片所製作，其中〈自敘帖〉（圖 18）所依據的應爲另一本〈自敘帖〉寫本，即〈自敘帖蜀中本〉。《蓮池書院法帖》〈自敘帖〉與〈自敘帖〉墨跡卷在筆畫、字形、線條皆有明顯的不同。⁹⁴ 表二及表三整理以上各〈自敘帖〉還有單字之比較，可知現存〈自敘帖〉拓本之來源龐雜，彼此之間關係錯綜複雜，而沈本在這其中，屬保存較完整且製作工細，爲目前所見品質極佳之〈自敘帖〉水鏡堂拓本。沈本又有著許多清人題跋及印記，尤其是沈銘彝對沈本之關注，能補充許多關於〈自敘帖〉水鏡堂拓本在十九世紀於江南流

89 李郁周，〈故宮本〈自敘帖〉是蘇液本〈自敘帖〉的摹本〉，收入呂家恂、吳建源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頁 20-21；李郁周，〈水鏡堂本〈自敘帖〉刻拓二種〉，收入氏著，《中國書法研究論集》，頁 36-39；傅申，〈沈銘彝本〈自敘帖〉密碼——解故宮墨跡本即水鏡堂母本之疑〉，收入氏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頁 306-325。

90 王廷君，〈懷素〈自敘帖〉水鏡堂刻本（缺前二十行）〉，收入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32-39。

91 李思源，〈懷素〈自敘帖〉出自《契蘭堂法帖》第五冊〉，收入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40-47。

92 傅申，〈確認〈故宮本自敘帖〉爲北宋映寫本——從〈流日半卷本〉論〈自敘帖〉非懷素親筆〉，收入氏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頁 326-375。

93 王麗雯，〈懷素〈自敘帖〉出自《綠天庵帖》〉，收入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48-55。

94 黃麗嘉，〈懷素〈自敘帖〉出自《蓮池書院法帖》第三冊〉，收入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56-61。

傳之具體樣貌及其又是如何被後世所理解的。

表二〈自敘帖〉相關版本之比較

品名	沈本	〈自敘帖〉墨跡卷	〈自敘帖〉水鏡堂拓本(缺前二十行)	《契蘭堂帖》〈自敘帖〉	《綠天庵帖》〈自敘帖〉	《蓮池書院法帖》〈自敘帖〉
製作者	文徵明或後世翻刻	約製作於北宋	待考	謝希曾	待考	那彥成
來源	〈自敘帖〉水鏡堂石刻或翻刻本	待考	待考	據《淳熙秘閣續帖》摹勒	待考	〈自敘帖蜀中本〉
研究現況	〈自敘帖〉水鏡堂刻本之原拓本/精拓翻刻本	與《契蘭堂帖》〈自敘帖〉及〈自敘帖〉流日半卷本為三胞本	水鏡堂石刻之翻刻本	與〈自敘帖〉墨跡卷及〈自敘帖〉流日半卷本為三胞本	後世再製作	據〈自敘帖蜀中本〉所製作
圖版	圖 13	圖 14	圖 15	圖 16	圖 17	圖 18

表三〈自敘帖〉各版本「開」字之比較

品名	沈本	〈自敘帖〉墨跡卷	〈自敘帖〉水鏡堂拓本(缺前二十行)	《契蘭堂帖》〈自敘帖〉	《綠天庵帖》〈自敘帖〉	《蓮池書院法帖》〈自敘帖〉
字例(開)						

沈銘彝家族為嘉興當地文化望族，多從事教育事業、出仕任高官，亦關心書畫藝文產業，家族藏書頗豐。嘉興地區為一文化重鎮，不乏當時著名藏書家、刻書家、收藏家、鑑賞家或考據學家，對書籍的蒐羅及保存多有研究，此充滿藝文氣息之環境也影響了沈銘彝。如與沈銘彝同時代之藏書家吳騫（1733-1813）說其與陳鱣（1753-1817）皆酷嗜書籍，竭盡所能地購置，每得善本，相互傳觀，親自校勘，數十年如一日。⁹⁵ 吳騫並收有書畫、碑銘、印章、陶瓷、竹木、鼎彝等藝品，種類繁多。⁹⁶ 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評吳騫對其搜得之善本古籍、斷

95 (清)陳鱣，《經籍跋文·序》，收入嚴靈峯編，《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據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本影印），冊 73，頁 32979。

96 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 254。

簡殘編，不棄之如敝屣，反而多加修復、裝潢，視之如千金，愛書如其性命。⁹⁷汪森（1653-1726）記與其兄汪文桂（約活動於十七、十八世紀）蒐羅市場中之舊書，見被老鼠啃咬、紙張破損之舊書，不盡壞爛，因而收藏之。汪氏並感慨若非兄弟倆看得這些舊書，這些書將灰飛煙滅。⁹⁸鮑廷博為藏書、刻書的大家，收藏頗豐，留心蒐羅古籍殘本，加以修補、考證、校書、補錄，使斷簡殘編完整，恢復原貌，配以精美裝幀，還將書重新出版。⁹⁹沈銘彝如藏書家般仔細整理並試圖復原沈本之拓本原貌，必定耗費許多心神及工夫，還將其裝裱為線裝書，並增添註記，可見沈銘彝對沈本之珍視。然從沈本中沈銘彝的題記，卻未能感受到其個人對沈本之評價及意見，這其中的落差，皆可透過沈銘彝日記來填補這一空缺。

（二）沈銘彝日記對沈本的補充

從沈銘彝日記可得知更多他與沈本之相關細節。如沈銘彝對〈自敘帖〉之學習、其找到沈本之確切時間點、對於沈本之定位評價為何，還有可能為今不見於沈本之兩則沈銘彝跋語。

沈銘彝日記原稿《沈竹岑日記》現存於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原為6冊，現已重裝為16冊的線裝書，惜不確定其重裝的時間點。《沈竹岑日記》收有沈銘彝從嘉慶二十五年（1820）至道光十五年（1835）的日記，其中或有脫漏、殘缺、前後錯置等現象，內容包括該日天氣、沈銘彝所做之事、所見的人及所至的地點等，還包含了詩文、函稿、書信、字詞的音與義等抄錄、筆記，以及對於書、畫、金石、典籍文獻的紀錄，亦可見沈銘彝個人的心情抒發或其與親友間的來往。¹⁰⁰

97（清）黃丕烈撰；繆荃孫等輯，《菴園藏書題識·前漢書》，收入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據民國八年（1919）金陵書局刻本影印），冊7，卷2，頁178-179；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125-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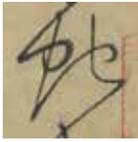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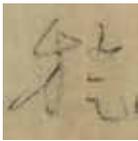
98（清）汪森，《小方壺文鈔·書尚書詳解後》，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影印），冊185，卷4，頁451；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199-200。

99 陳心蓉，《嘉興藏書史》，頁205-206、356。

100 筆者實際比較沈銘彝日記出版品《沈竹岑日記手稿》、國圖的線上數位彩圖，以及日記原稿《沈竹岑日記》，發現《沈竹岑日記手稿》印刷不清晰，日記內容多有重複或闕漏，書籍頁面設計方框遮擋文字會造成釋讀上之錯誤；線上數位彩圖影像清晰，然數位檔難免無法如實呈現沈氏書寫時筆墨乾溼濃淡的變化，如遇沈氏多此來回塗改或是文字被墨色相近之墨塊疊壓，則較難釋讀日記內容；查閱日記原稿《沈竹岑日記》皆可避免以上問題，因此筆者多次至國圖調閱《沈竹岑日記》，以確認日記內容釋讀之正確性。有關《沈竹岑日記》簡介可參考國家圖書館特

沈銘彝日記記錄了沈銘彝對〈自敘帖〉的學習，雖只是節臨，但可知沈銘彝除了註解沈本以外，還有書法上的臨習。約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初七後，沈銘彝節臨了〈自敘帖〉（圖 19），雖無法確定其所臨習之對象來源。¹⁰¹表四比對〈自敘帖〉墨跡卷及沈銘彝節臨的〈自敘帖〉，雖不盡相似，但在一些字的結構，如「蛇」字；開張如「虺」字；筆畫的拉長方向如「旋」字；文字寫法如「滿」字，可知沈銘彝是有所本地在臨寫〈自敘帖〉。摹古臨習為歷代書家學習書法之必經之路，明董其昌（1555-1636）即有多件〈自敘帖〉傳世，多為節臨作品，其中有可與〈自敘帖〉墨跡卷相似之寫法，或也有已參雜董氏自我書風的表現。¹⁰²沈銘彝日記除記錄其生活中之大小事外，還可見沈氏抄寫其喜愛的詩文字句以及其隸書和行草書，因此日記中節臨的〈自敘帖〉，可視為沈氏將其鍾愛的作品抄下，有與〈自敘帖〉墨跡卷相似之處，也有已轉化為沈氏個人的書法表現，但從中仍可見沈銘彝對〈自敘帖〉之關懷與學習並非只有如校書一般，增添註釋而已。

表四 〈自敘帖〉墨跡卷與沈銘彝節臨〈自敘帖〉

字例	〈自敘帖〉 墨跡卷	沈銘彝節臨 〈自敘帖〉	字例	〈自敘帖〉 墨跡卷	沈銘彝節臨 〈自敘帖〉
蛇			虺		
旋			滿		

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7），冊1，頁388。據國圖館員說明，附於《沈竹岑日記》之籤條，僅列「接收蘇州書」，尚無法清楚梳理《沈竹岑日記》之取得來源歷程。

101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3，頁862-866。相同內容亦可參見國圖所提供的線上數位彩圖。(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數位檔頁碼1654-1656，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bc9c440ca9d34563af4198c6e125fbd9fDUyNTY5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7086cdf52ef846219292b31e72f64d4fDUyNTY5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102 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86-93。

沈銘彝日記還能補充過去學界認為沈銘彝找到沈本的時間點及相關經過。過去認為其是於道光十二年（1832）在鍾錦章寶稼堂見得沈本的，然從沈銘彝於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左右的日記，發現了他整理沈本之時間點及相關細節。沈銘彝記：

余少時得懷素〈自敘帖〉，苦言神趣，知為俗工刻壞。後於朱友鶴小萬卷樓案頭見一冊，亦尚非其至者。往來胸中，深以未見善本為恨。道光辛卯（1831），余年六十又九矣。夏五偶過靈光坊、寶稼堂，見敝麓中有此，將付丙丁，亟搜讀之，歎為至寶，即向主人乞歸。奈蠹蟬所蝕，破爛已不能觸手，三伏閉戶養疴，廼手為裝裱，興闌而止，窮一月之力，始克竣事。此停雲館廓填初搨本，實冠諸本之上，其源流詳諸鉅公跋中，珍貴可知。無意之中，得償五十年之夙願，豈非至幸，顧余老矣。眼昏手戰，袁伯業徒虛語耳。展玩之餘，為之三歎。小花峨翁識。¹⁰³

由以上紀錄可將沈銘彝整理沈本之時間點提早至 1831 年、還了解到沈銘彝對懷素草書的認識及執著，以及懷素〈自敘帖〉的各種拓本在當時的流傳現象。沈銘彝認為沈本即為文徵明所製作之拓本，為諸多〈自敘帖〉拓本中最佳者。沈銘彝曾收過一件為刻工刻壞的〈自敘帖〉拓本，在朱友鶴處又見得一本等級不佳者，可知在當時〈自敘帖〉拓本流傳之廣泛，但品質良莠不齊。張廷濟亦收有一本〈自敘帖〉水鏡堂拓本，但其是張氏集結許多零散之〈自敘帖〉水鏡堂拓本而成的。¹⁰⁴ 沈銘彝透過自身對書藝的學習，以及對於諸多〈自敘帖〉拓本的閱歷，給予沈本極高的評價，認為是非常珍貴的〈自敘帖〉水鏡堂拓本。先前所提及的，在沈本中未見得沈銘彝對沈本之評價與定位，在日記中反而能補足這方面的信息，並再次說明沈本之品質為其他〈自敘帖〉拓本所不及的。

另一則有關於沈本的紀錄，可見於沈銘彝於道光十三年（1833）五月的日記：

是帖留之案頭，又匝月餘。天中節後三日，翰題來雪浪齋，廼以歸之。而

103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3，頁 961-962。相同內容可參見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數位檔頁碼 1711-1712，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7086cdf52ef846219292b31e72f64d4ffDUyNTY5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 (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8 日)

104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頁 117-119。

翰題固辭，因曉之曰：以余之故，而重價購歸，恬然若固有之，是貪也；既返趙壁，而乃不勞十五城以得之，是嗔也；物無聚而不散，今乃欲使之常聚，是癡也。具貪嗔癡三節，豈所云不住於相乎。感素師默相之靈，思寶稼得失之故，嘉翰題屋烏之愛，歸之誰曰不宜。孟廬又記。¹⁰⁵

以上兩則關於沈銘彝見得沈本之時間點、讚嘆沈本之出眾、與唐翰題之間來回謙讓沈本的紀錄，除可增添沈氏與沈本之間的細節、心路歷程外，亦可能為沈本所缺失的兩則沈銘彝跋語。1831年六月的日記內容，說明沈銘彝對於見得〈自敘帖〉精良拓本之渴望，以及其整理沈本的各種細節，並自署小花峨翁，而小花峨翁也是王春溥在沈本題記中對沈銘彝的稱呼，王春溥題記也記錄了些許沈銘彝發現沈本之過程。再者，沈本中沈銘彝的題記皆似註腳的補充，難以看出沈銘彝對沈本的評價，主要是因沈銘彝將他的個人評價書於今已不見的跋語中。另一則沈銘彝寫於1833年五月的內容則說明沈本在沈銘彝與唐翰題之間來回推讓的細節，以及沈氏對於唐氏應擁有沈本的想法，此過程在王春溥題記中亦有約略提及。以上二則日記內容皆可對映至王春溥題記所說的沈銘彝重加跋語，沈氏跋語極有可能便是此二則紀錄。另外《竹林八圩志》收有沈銘彝之〈跋懷素自敘帖二首〉，其內容也與以上兩則日記紀錄相同，僅有少部分單字上的增刪。本文結合沈銘彝日記中的兩筆紀錄和王春溥題記內容上之相合，還有〈跋懷素自敘帖二首〉之內容，推論此二則紀錄應即為沈本所缺失的沈銘彝跋語，據此還原出沈本原有之可能面貌。¹⁰⁶

從沈銘彝約書於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中的日記，還找到沈銘彝書寫王春溥題記的紀錄。日記中字句已經多次修改，比較沈本中王氏題記與於日記中發現的字句，僅有幾處相異，如在日記中稱讚沈銘彝「其用心可謂勤且至矣」，以及在說到沈本之輾轉流傳，「實素師之靈，有以呵護之耶」，此二句即不見於王氏題記。沈銘彝日記中所見沈銘彝寫的王氏題記之時間為道光十三年（1833）八

105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114，頁1585-1586。相同內容可參見（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數位檔頁碼2058-2059，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7086cdf52ef846219292b31e72f64d4ffDUyNTY5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106 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6；（清）祝廷錫，《竹林八圩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19，卷8，頁517-518。

月十五中秋日，而沈本中王氏題記卻是題於七月十五中元日，王氏題記之時間較沈銘彝日記之內容提早了一個月。沈銘彝日記內容龐雜且細碎，有沈氏寫給親友之書信草稿、抄錄其所喜歡的字句，與原詩句也或有出入，有些內容還多次來回增修刪減塗抹，因此日記所見相似之王氏題記也非特例，而這些現已不可見的字句，反而可見沈銘彝當下的心情。

在諸多〈自敘帖〉水鏡堂拓本中，沈本品相佳、內容較為完整，在複製、刻製，以及拓工上，皆有其細膩講究之處。因家學淵源，嘉興地區又出多位有名之藏書家，沈銘彝如藏書家般，將沈本修復為線裝書並為沈本加註。透過沈銘彝日記的補充，了解了沈銘彝對〈自敘帖〉之學習以及對於希冀能見得好的〈自敘帖〉拓本之執著、其給予沈本之高度評價、與外孫唐翰題之間無私及深厚的家族情感，還有補充了今已不見於沈本之兩則沈銘彝跋語，還原出沈本原有之可能面貌。

四、結語

沈本在〈自敘帖〉墨跡卷作者為誰之論辯中，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其所能觸及的議題包含了其於後世之流傳與影響、後世是如何理解這件中國書法史上名作之複製品，還有多件〈自敘帖〉分身彼此之間之複雜關係以及其中之異同。而沈本在這當中因其內容保存較多及製工精良，使之能在為數可觀之〈自敘帖〉拓本中脫穎而出。

本文透過相關材料補充了許多過去未被充分討論的沈銘彝及沈本之相關細節。沈銘彝家族為嘉興文化望族網絡中之一環，家族人才輩出，官宦世家。沈銘彝遊歷甚多，結識甚廣，與許多重要的金石收藏家、鑑賞家熟識，對書畫、金石、碑拓也多有研究，雖沈銘彝在當時不為特別知名之鑑賞家或收藏家，然其所代表的即為作為一江南文人、一位非主流之鑑藏家，對〈自敘帖〉仍有相當的認識及理解，並能辨別拓本之優劣。沈本在眾多〈自敘帖〉拓本中品質極佳，雖曾一度要被燒毀，但經沈銘彝之慧眼，不辭辛勞將被蟲蛀嚴重、斷爛不堪之沈本加以修復、整理，使其完整，為其加註，並以線裝書的形式重新裝裱沈本。本文再透過日記補充了沈銘彝欣賞及學習〈自敘帖〉的具體事例，如沈銘彝整理沈本之確切時間點為道光十一年（1831）、其不畏艱辛地修復沈本的熱情、對見得〈自敘

帖〉佳拓之執著，並認為沈本即拓自文徵明所製作之水鏡堂刻石，給予沈本極高之歷史定位及個人評價。從沈銘彝日記雜亂的訊息中，還原出應為現已不見於沈本的兩則沈氏跋語，使沈本之原有面貌得以再現。透過梳理沈銘彝及沈本，增添了許多目前學界對沈銘彝和沈本之認識，以及十九世紀時〈自敘帖〉水鏡堂拓本之流傳和影響，還有其收藏史之具體樣貌。

附錄一 沈本、《沈竹岑日記》、《沈竹岑詩箋冊》及嘉興博物館所藏沈銘彝信札中之沈銘彝字號印、齋館印及閒章

印記種類	印記	釋文	沈本	《沈竹岑日記》	《沈竹岑詩箋冊》	嘉興博物館所藏沈銘彝信札
字號印		沈竹岑	V*		V	
		沈竹岑		V	V*	
		沈竹岑				V
		竹岑	V*		V	V
		竹岑			V	
		竹岑啟事			V	
		訥翁	V			
		訥翁			V	
		六十五後自號訥翁			V	

印記種類	印記	釋文	沈本	《沈竹岑日記》	《沈竹岑詩箋冊》	嘉興博物館所藏沈銘彝信札
字號印		小花峨			V	
		東洲老農	V*	V	V	
		沈銘彝		V		
		沈銘彝印		V		
		小花峨翁		V		
齋館印		金鶴山館	V*		V	
		聽松閣	V*	V	V	
		聽松閣		V		
		十硯千墨之居			V	

印記種類	印記	釋文	沈本	《沈竹岑日記》	《沈竹岑詩箋冊》	嘉興博物館所藏沈銘彝信札
齋館印		東洲書園		V		
		雪浪齋		V		V*
		雪浪齋				V
閒章		懲病克壽	V*		V	
		三康	V			
		三康		V		
		平地家居仙			V	
		家在竹林			V	
		家在竹林深處			V	

印記種類	印記	釋文	沈本	《沈竹岑日記》	《沈竹岑詩箋冊》	嘉興博物館所藏沈銘彝信札
閒章		師橋			V	
		師橋			V	
		掩卷焚香			V	
		長毋相忘		V		V*
		試彝尊銘		V*	V	
		竹窩印信				V

※ 本表整理自(唐)懷素〈自敘帖〉水鏡堂拓本(沈銘彝本),收入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再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9)頁22-31;(清)沈銘彝,《沈竹岑詩箋冊》,收入西泠印社藝術品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西泠印社二〇一三年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杭州: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3),編號443;葛金根,〈錢鏡塘捐贈致徐同柏父子書札〉,《收藏家》,2019年1期,頁77-82;葛金根,〈嘉興博物館藏沈銘彝致張淮信札六通〉,《嘉興學院學報》,32卷4期(2020.04),頁21-27、72;(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數位檔頁碼2108(竹岑启事)、2410(訥翁)、2434(六十五後自號訥翁)、1934(沈銘彝)、1893(沈銘彝印)、1991(小花峨翁)、2292(聽松閣)、1191(東州書圖)、1927(三康),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7086cdf52ef846219292b31e72f64d4ffDUyNTY5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EF%BC%88%E7%80%8F%E8%A6%BD%E6%97%A5%E6%9C%9F%EF%BC%9A2023/02/01%EF%BC%89> (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國家圖書館提供。

※ 鈐印重複者,以*字標示圖版來源。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唐) 李肇撰，《唐國史補》，收入宋衛平、徐海榮編，《文瀾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1062，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 (宋) 朱長文，《墨池編》，收入《藝術賞鑒選珍》，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明萬曆刊本影印。
- (明) 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 陳思輯，《書苑菁華》，冊 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
- (明) 陶宗儀撰，《南村輟耕錄》，收入王雲五編，《四部叢刊續編·子部》，冊 2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吳縣潘氏滂憲齋藏元刊本影印。
- (清) 秦祖永，《七家印跋》，收入楊家駱編，《藝術叢編第一集 第二十七冊 篆刻學》，臺北：世界書局，1986，據稿本刊。
- (清) 彭蘊臻，《歷代畫史彙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083-10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五年（1825）吳門尚志堂彭氏刻本影印。
- (清) 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浙江省嘉興府志》，冊 1-5，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五十三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
- (清) 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手稿》，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冊 111-116，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 (清) 沈銘彝，《孟廬札記》，收入林登昱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冊 65，臺北：經學文化，2014。
- (清) 李放，《皇清書史》，收入金毓黻輯，《遼海叢書》，冊 17-20，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據原刻本影印。
- (清) 祝廷錫，《竹林八疇志》，收於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上海：上海書店，1992，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石印本影印。
- (清) 趙惟嶠修，石中玉、吳受福纂，《光緒嘉興縣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15，上海：上海書店，1993，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影印。
- (清) 朱彝尊編，《明詩綜》，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 144-146 冊·總集類》，冊 491-493，臺北：世界書局，1986，據摛藻堂本影印。
- (清) 張廷濟，《桂馨堂集·順安師草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 (清) 潘衍桐輯，《兩浙輶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685-16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書局刻本影印。
- (清) 唐翰題，《唯自勉長物志》，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冊 87，上海：上海書店，1994。
- (清) 梅元鼎，《新豐鎮志略初稿》，收於盧建幸、王海浩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19，上海：上海書店，1992，據民國三十四年（1945）油印本影印。
- (清) 阮元，《兩浙輶軒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683-16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仁和朱氏碧溪艸堂錢塘陳氏種榆僊館刻本影印。
- (清) 阮元、楊秉初等輯，《兩浙輶軒錄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6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影印。
- (清) 黃丕烈撰，繆荃孫等輯，《蕘圃藏書題識·前漢書》，收入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冊 7-8，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據民國八年（1919）金陵書局刻本影印。
- (清) 陳鱣，《經籍跋文·序》，收入嚴靈峯編，《書目類編》，冊 73，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據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本影印。
- (清) 汪森，《小方壺文鈔·書尚書詳解後》，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影印。

近人論著

- 郭果六，〈雪浪石的故事〉，《故宮文物月刊》，261 期，2004 年 12 月，頁 104-111。
- 中華書道編輯委員會，《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書道學會，2004。
- 王健，〈居鄉之苦：《沈竹岑日記》所見「道光蕭條」與江南鄉村社會〉，《江海學刊》，2013 年 6 期，頁 156-161。
- 王裕民，《假國寶：懷素自敘帖之研究》，臺北：桂冠，2003。
- 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 朱琪，《蓬萊松風：黃易與乾嘉金石學：附武林訪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何傳馨，〈懷素自敘帖在明代之流傳及影響〉，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 661-684。

- 何傳馨、城野誠治撰稿，下野健兒、林煥盛、蒲思棠（Donald E. Brix）翻譯，《懷素自敘帖檢測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
- 李郁周，〈水鏡堂本〈自敘帖〉刻拓二種〉，收入氏著，《中國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蕙風堂，2020，頁31-39。
-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以故宮墨跡本為中心之研究》，臺北：蕙風堂，2003。
-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鑑識論集》，臺北：蕙風堂，2004。
-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7冊·信札》，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
- 茅家琦校補，《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校補》，臺北：臺灣商務，2001。
-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7。
- 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黃小松友朋書札》，北京：中華書局，2022。
- 張企巍編著，《嘉興張廷濟史料集》，嘉興：嘉興吳越電子音像出版，2014。
- 陳心蓉，《嘉興藏書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陳心蓉、丁輝，《嘉興歷代進士藏書與刻書》，合肥：黃山書社，2014。
- 陳淵斐，〈沈銘彝「竹岑札記」非書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一誤〉，《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年4期，頁16-18。
- 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再刷增修版），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
- 葛昌楹、葛書徵編，《傳樸堂藏印菁華》，上海：上海書店，1999。
- 葛金根，〈嘉興博物館藏沈銘彝致張淮信札六通〉，《嘉興學院學報》，32卷4期，2020年4月，頁21-27、72。
- 葛金根，〈錢鏡塘捐贈致徐同柏父子書札〉，《收藏家》，2019年1期，頁77-82。
- 嘉興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嘉興歷代碑刻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 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 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再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9。
- 薛龍春，《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 薛龍春，《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 小林斗盦編，《篆刻全集4 中国〈清〉丁敬·蔣仁·黃易·奚岡》，東京：二玄社，2001。
-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7.

Egan, Ronald.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網路資料

(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7086cdf52ef846219292b31e72f64d4ffDUyNTY5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沈維鏞列傳》，清國史館本，故傳 002551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10420vbpv6_5#d6C，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逸民傳卷3》，清史館本，〈卷3：沈曾植〉，故傳 007542 號，頁 35，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910444v=EA1yV#2Sm3>，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

圖版出處

- 圖 1 (唐)懷素,〈自敘帖〉,大曆十二年(777),紙本,31.5×1527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自敘帖〉水鏡堂拓本(沈銘彝本),臺南謙受堂藏。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再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9,頁22-31。
- 圖 3 沈銘彝隸書,《沈竹岑日記》,國家圖書館藏。圖版取自(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數位檔頁碼2167,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bc9c440ca9d34563af4198c6e125fd9fDUyNTY5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檢索日期:2024年2月28日。國家圖書館提供。
- 圖 4 沈本對稱性的蟲蛀、破損。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7。
- 圖 5 沈本中紙條黏貼及以墨塗黑處。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6。
- 圖 6 沈本「波穩處」白文印。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7。
- 圖 7 沈本「俞宗海」白文印。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6。
- 圖 8 沈本「韜盒」朱文印。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9。
- 圖 9 沈本「粟廬」朱文印。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30。
- 圖 10 沈本「自喜漸不爲人所識」白文印。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30。
- 圖 11 沈本「宗海」白文印。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31。
- 圖 12 沈本史克柔題「懷素自敘」及「史克柔印」白文印。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6。
- 圖 13 沈本「開士懷素僧中」。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26。
- 圖 14 〈自敘帖〉墨跡卷「開士懷素僧中」。圖版取自(唐)懷素,〈自敘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5 水鏡堂拓本（缺前二十行）「開士懷素僧中」。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36。
- 圖 16 《契蘭堂帖》〈自敘帖〉「開士懷素僧中」。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45。
- 圖 17 《綠天庵帖》〈自敘帖〉「開士懷素僧中」。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53。
- 圖 18 《蓮池書院法帖》〈自敘帖〉「開士懷素僧中」。圖版取自盧慧紋編，《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頁 61。
- 圖 19 沈銘彝節臨〈自敘帖〉，《沈竹岑日記》，國家圖書館藏。圖版取自（清）沈銘彝，《沈竹岑日記》，數位檔頁碼 1654-1656，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7086cdf52ef846219292b31e72f64d4ffDUyNTY5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8 日。國家圖書館提供。

Shen Mingyi and the Shuijing Hall Rubbing of Huaisu's *Autobiography* in His Collection *

Liu, Yi-hsuan **

Abstract

The ink-on-paper handscroll of *Autobiography* (*Zixu tie*) by the Tang dynasty calligrapher Huaisu (fl. latter half of the 8th c.)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Ming dynasty, around 1524, Wen Zhengming (1470-1559) made a copy of this work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Shuijing Hall stone engraving.”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a member of the cultural elite in Jiaxing, Shen Mingyi (1763-1837), and his rubbing of the Shuijing Hall engraving of *Autobiography* that he had sorted out and restored, which became known as the “Shen Mingyi version.”

This study first combs through the family information about Shen Mingyi as a link among the cultural elites of the time. Among the many talents of his day, Shen Mingy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numerous connoisseurs and collectors of bronze and stone artifacts, and he also collected and studied examples of such as well as works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rubbings. The Shen Mingyi version is one of the most finely crafted among various rubbings of Shijing Hall stone engraving. It is rich in content, featuring inscriptions and seals from several Qing dynasty figures. And like a bibliophile, Shen had his restored version mounted in a stitched-binding book format with added notes. By also going through Shen Mingyi's diary, one can discove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me and process behind the making of his version, his commentaries on it, and what may have been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Keywords: *Autobiography* (*Zixu tie*), Shen Mingyi, *Shen Zhucen riji*, collection history, Jiaxing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Received: 3 March 2023; Accepted: 10 January 2024

**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圖1 (唐)懷素 〈自敘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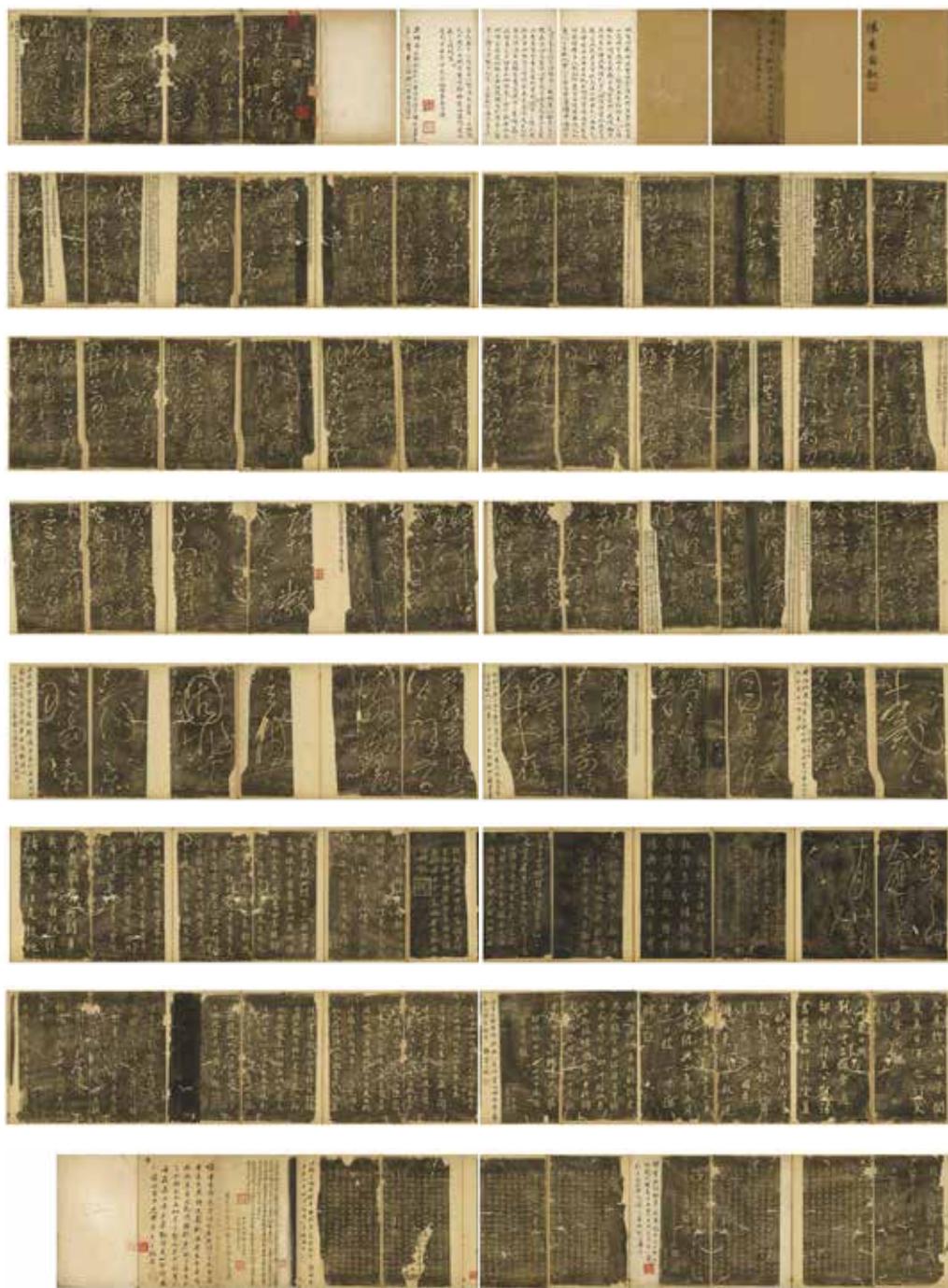


圖2 〈自敘帖〉水鏡堂拓本（沈銘彝本） 臺南謙受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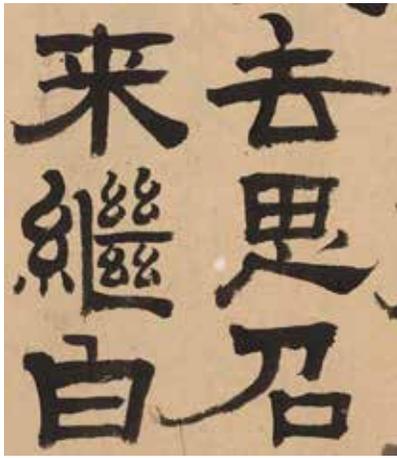


圖3 沈銘彝隸書《沈竹岑日記》
國家圖書館藏



圖5 沈本中紙條黏貼及以墨塗黑處



圖4 沈本對稱性的蟲蛀、破損



圖 6 沈本「波穩處」白文印



圖 7 沈本「俞宗海」白文印



圖 8 沈本「韜盒」朱文印



圖 9 沈本「粟廬」朱文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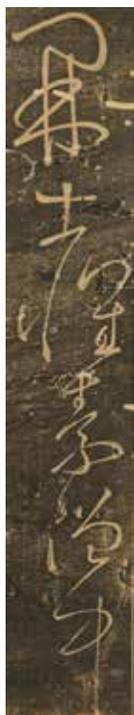
圖 10 沈本「自喜漸不為人所識」白文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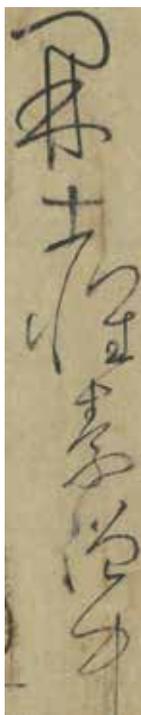
圖 11 沈本「宗海」白文印



右圖 12 沈本 史克柔題「懷素自敘」及「史克柔印」白文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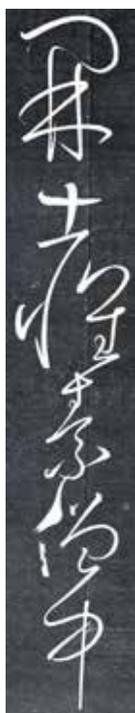
中圖 13 沈本「開士懷素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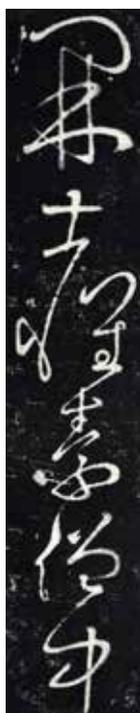
左圖 14 〈自敘帖〉墨跡卷「開士懷素僧中」



右一圖 15 水鏡堂拓本（缺前二十行）「開士懷素僧中」



右二圖 16 《契蘭堂帖》〈自敘帖〉「開士懷素僧中」



左二圖 17 《緣天庵帖》〈自敘帖〉「開士懷素僧中」



左一圖 18 《蓮池書院法帖》〈自敘帖〉「開士懷素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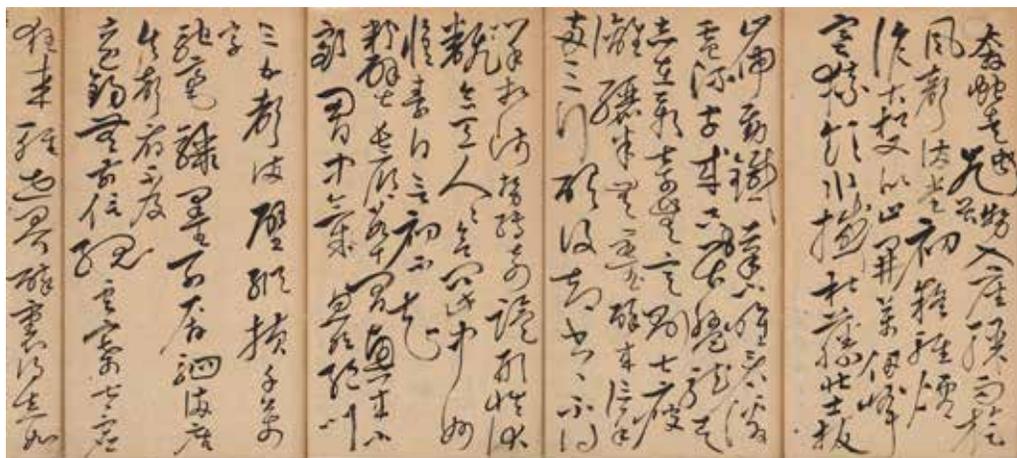


圖 19 沈銘彝節臨〈自敘帖〉 《沈竹岑日記》 國家圖書館藏